



我的南山(两篇)

□支英琦



炸雷一样的呵斥

下雨了。
闪电划破墨水一样的云层，雷声像一块巨石，从山坡上突然滚落到眼前，惊起内心的一群山鸟。它们扑啦啦飞到雨雾中去了。它们飞翔的姿势好看极了，如同一片片飘在雨中的叶子。

万径人踪灭，风在山谷里吹出箫音，悠远而凄迷。就在闪电的鞭痕下，一棵老柿子树兀自站在巉岩上，摇晃成一面褴褛的旗子，如同一个坚守着自己阵地的老兵。

树下不远处，微茫的灯火仿佛是一个眼神，引导着我狼狈不堪地走去。白炽灯下独自喝茶的，是看坡人老徐。

周末，像我这种漫无目的转悠的人，在南山并不少。老徐说，他常常会接待一些城里的人，都是闲着无事来山里瞎转悠的，转累了，就到他的石头屋里歇歇脚。也有迷路的人，来他这里问问道。还有一次，他遇到了一个寻短见的漂亮女人，情急之下，他对着山崖上喊了一声：“你跳下来算个鸟？别砸坏了我的果子。”那个女人立时就哭了，哭得呼天抢地。哭

够了，绕下山崖，一口气喝完老徐递给的茶水，狠狠地抱了老徐一下，回城了。

雨水冲刷着山坡，洗过的空气直入肺腑，不知名的树叶炒成的茶，泡出琥珀色的茶汤，苦中回甜，清冽而单纯，能品出山的真味。

“后来，那个女人又回来过，带着一个男人一起来的，买走了俺所有的果子。哎，你说她买那么多果子干啥？有钱撑的。”老徐说。

“临走，那个女人给俺说，那天，俺喊的声音特别大，比炸雷还响，炸醒她了呢！”

老徐的话让我心中一热。其实，不管是你、我，还是老徐救下的女人，每个人的日子里，常常要经历未经预报的风雨，甚至面对沟壑、悬崖，有时候，需要的就是头顶的一声炸雷。

老徐快70岁了，看了半辈子的坡，快看不动了。在济南工作的孩子想接他到城里生活，他呆了几天就回来了。他说，住不惯，汽车的叫音(噪音)太大了，索得慌，还是山风的声音好听，像闺女小时候唱的歌。

总有一片野花在那里等你

每年，枣花开放的时节，就是老陆从南方北上的日子。

西营往南的山坳里有大片的枣树林子，城里各种好看的花儿谢落之后，山里的野花正开得烂漫。因为山道窄，车进不来，连手机信号也很弱，这片幽静的山林就成了老陆和他的蜜蜂们独享的领地。

屈指算来，我离开山林已经有些日子了。生活在城里，高速电梯迅速抬升着每天的高度，却也拉远了和大地的距离。从什么时候起，大家习惯了在手机上刷时光，在电脑上种菜园子，感觉不到花开花落、弦望晦朔？现代文明的便利和享受，病毒一样侵蚀着素常的日子，我们的妙明真心，迷失在哪里了呢？

幸好，还有南山，还有老陆。不管再忙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我都要抽出大半天时间，到山里找老陆聊聊。顺便，带回一点蜂蜜，补充在城里日渐缺失的营养。

我找到老陆的时候，他正坐在蒲团上，与山峰默默相对。两年未见，老陆见老了。老陆的脸本来像一块岩石，粗糙，坚硬，棱角分明。岁月真的是一把凿子啊，叮叮当当，火星四射，硬生生地在人脸上雕出深深浅浅的皱纹，就如同把大山雕出深深浅浅的沟壑。看着这张脸，我想起罗中立那张著名的油画《父亲》。

可惜，老陆至今也没有当上父亲。

我已经是第六次见到老陆了吧？第三次见面的时候，他的窝棚里曾经多了一个女人，那是山下村里的一个姑娘，他们相好了不到两年就散了。寂寞，是无边的黑夜，谁愿意陪你在黑夜里无尽地徘徊？

“放蜂人要什么家啊，哪里有花哪里就是家。”老陆戴上了防护罩。

他点上一把艾草，取出蜂脾，让浓烈的烟气驱离密密麻麻的蜜蜂，不舍得离巢的蜜蜂在他的身边嘤嘤翔集。他熟练地割去蜂蜡，露出盈盈欲滴的蜜汁。分离出的蜜液里混合着不少蜜蜂的尸体，他小心翼翼地挑出来，整整齐齐地排在一个盘子里，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感。

我静静地观察着在老陆身边飞来飞去的蜜蜂，它们一生辛苦，采花酿蜜，在人的眼里，蜜蜂是辛勤的、无私的、可爱的，在蜜蜂的眼里，人是什么样子呢？

老陆还要在南山呆些日子，枣花开过之后，满山的荆花前后脚开放，天然的花香正好酿出醇正的蜂蜜。再往后的日子，老陆又要和他的蜜蜂一起迁徙了，一路向北，追着季节的花期。

总有一片野花在那里等我哈。老陆说。

端午节不仅仅是吃粽子

〔文化杂谈〕

□肖复兴

在我国古代，端午节又叫天中节，是个大节，同中秋、春节并称三大节日。如今，删繁就简，逐渐衍化成只是吃粽子了。

当然，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，每个节日都会讲究不同的吃，所谓不时不食。端午节讲究它特有的吃食，也是应该的，只是不仅仅是吃粽子。

汪曾祺老先生的《端午节的鸭蛋》一文里说，在他的家乡高邮，端午节讲究吃“十二红”，其中一红，便是咸鸭蛋，咸鸭蛋黄多，浸出红色。北京没有这个风俗。台湾作家张北海写过一部长篇小说《侠隐》，专写老北京生活，其中有一章“端午节”，里面写到要吃上面刻着五毒图案的核桃酥，要喝雄黄酒，要吃樱桃和黑白桑葚。这是老北京的风俗。

不过，我小时候家里从来没有喝过雄黄酒，或是贵，或是少的缘故吧，我父亲都是买二锅头替代。小孩不能喝酒，一般用酒在脑门上涂个王字，或将酒抹在耳鼻处。刻有五毒图案的核桃酥，我也从来没见过，核桃酥很酥，很难在上面刻图案。倒是硬皮点心五毒饼，一直到现在稻香村都在卖。

端午节，正是樱桃和桑葚上市的时候。这些果品，连同粽子、五毒饼，都是要先做供品然后再吃的。其中重点要吃的是黑桑葚，《京都风俗记》里说：“食黑桑葚，夏月无食蝇之患。”这是因为端午节一到，夏天就来了，蚊子苍蝇就来了，所谓五毒——蜈蚣、蝎子、壁虎、癞蛤蟆和蛇，开始出没骚扰，人们称为毒五月。端午节要吃桑葚等这些吃食，不像粽子为屈原而吃，而是有驱虫辟邪之意。所以，端午节传统的意义更在于辟邪避毒，其卫生方面的意义和由此引申的人生意义大于纪念意义。

除吃之外，端午节还有由来已久的民间祭祀的仪式，其中最普遍的是门前要插艾草和菖蒲，门上要贴用朱砂在黄纸上绘制的钟馗和张天师的神符，目的也是为辟邪。清诗说：“樱桃桑葚与菖蒲，更买雄黄酒一壶。门外高悬黄纸帖，却疑账主怕灵符。”说是连来要账的债主一见这神符都不敢进门来了。所以，端午节中午过后，粽子等食品吃过后，神符要揭掉，艾草、菖蒲统统要丢到大门之外的当街上，这叫“扔灾”。

同春节讲究吃年夜饭不一样，端午节讲究中午过，说是午前避毒。在老北京，特别讲究端午节这一天中午之前到城南的金鱼池和天坛去。

到金鱼池，是为买小金鱼以辟邪。《北平风物类征》引《燕京游览志》说：“都人入夏到端午，结篷列肆，狂歌豪饮于秽流之上，以为愉快。”可见阵势的热闹不亚于春节的庙会。

《北平风物类征》又引《燕京杂记》等书不止一处说：“五月五日，多集天坛。”“五日之午前，群入天坛，曰避毒也。”“京师多重午节，天坛游人极盛。”连宫中的大臣都特意请假到天坛来聚会。清诗有曰：“赤日中天万户动，樱藤清道骑官从。”可谓气派。

在老北京，端午节又叫女儿节。这一天，出嫁的女儿要回门，正是石榴花放火红之时，无论出阁的大女儿，还是待字闺中的小女儿，都要在发边簪一朵火红的石榴花。如今，这一传统已经没有了，只有那时诗的记载：“都人重五女儿节，酒蒲角黍榴花新。”角黍，就是粽子。

在老北京，还有剪纸、折纸，或綵绒、编草，做成虎或蝠的形状，还是为驱邪祈福。其中最简单的是用黑白黄红绿五种颜色的细线编成的线绳，旧书上说是“可避鬼，不染瘟”，还给它起了个好听文雅的名字“长命缕”。一般老百姓都叫它五色线。所谓五色，对应的是五毒。这五色线，可以系在手腕上，也可以垂于头发间，依然是为驱赶五毒，平安祈福。我小时候过端午节，这种五色线最为流行。因为它简便，又不用花什么钱。常常是我姐姐从母亲绣花的彩线中抽出几缕，编成麻花状的五色线，系在我的手脖子上。

这种五色线，不仅北京，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流行。去年端午节前夕，我去郑州，返回北京前，到郑州火车站，离开车时间还早，就坐在候车大厅里看苏金伞的女儿送我的《苏金伞诗文集》。苏金伞是河南最负盛名的老诗人，他的诗吸引了我，看得入迷，竟没有发现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站在我的身旁，递给我一张硬纸牌，上面写着“为残疾孩子捐赠”几个大字。我很奇怪，候车大厅里的人非常多，她怎么一下子选中了我？我问她，她是个聋哑的孩子，但是从我的连比划带说中明白了我的意思。她笑着指指我手中的《苏金伞诗文集》，那意思是看苏金伞的诗的人，应该有爱心。我也笑了，掏出一百元交给了她。她把钱装进书包里，顺便从书包里掏出一根鲜艳的线绳，是端午节的五色线，她帮我系在我的手脖子上。